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版本目錄論叢

崔富章 著



中華書局

浙 江 大 學 古 籍 研 究 所
中 國 古 典 文 獻 學 研 究 叢 書

版本目錄論叢

崔富章 著

中 華 書 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版本目錄論叢/崔富章著. —北京:中華書局,2014.10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ISBN 978-7-101-10345-8

I. 版… II. 崔… III. ①古籍-版本學-中國-文集②古籍-目錄學-中國-文集 IV. ①G256.22-53②G257-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79854 號

-
- | | |
|------|---|
| 書名 | 版本目錄論叢 |
| 著者 | 崔富章 |
| 叢書名 |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
| 責任編輯 | 徐真真 |
| 出版發行 |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 |
| 版次 |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規格 | 開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15 $\frac{3}{4}$ 插頁 2 字數 330 千字 |
| 印數 | 1-1500 冊 |
| 國際書號 | ISBN 978-7-101-10345-8 |
| 定價 | 58.00 元 |
-

浙江大學“211 工程”古代文化
典籍整理、研究與保護項目

總 序

浙江大學(原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是由著名學者姜亮夫先生創建和發展起來的,1983年經教育部批准成立。首任所長爲姜亮夫先生,副所長爲徐規先生和平慧善先生。後來先後主持工作的有崔富章先生、龔延明先生。在這些老所長的苦心經營下,在全所師生的共同努力下,本所現已成爲海內外有較大影響的傳統文化研究和人才培養基地。現全所設有先秦文獻、中古語言文獻、敦煌學、宋學四個研究室;有教授、博士生導師11人(其中4人係兼任),副教授5人,講師1人,其中有2人被評爲浙江省特級專家;55歲以下的研究人員中除1人在讀博士外,其餘均有博士學位(其中2人爲博士後)。此外,還有博士後研究人員6人。1983年、1984年,本所所屬的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先後獲碩士和博士學位授予權,二十多年來共培養碩士研究生68人、博士研究生59人(另外博士後出站13人)。這些畢業生基礎扎實,知識全面,受到用人單位的好評,如陳戍國、陳剩勇、劉躍進、傅傑、黃征等及留在本所工作的一些中青年教授。目前在讀的碩士研究生有16人、博士研究生有31人。本所教師近年來承擔了《敦煌文獻合集》、《中國歷代登科總錄》、《楚辭學研究叢書》、《中國經學文化史》、《孫詒讓全集》等一些國家和教育部的重大科研項目;出版學術著作近百部,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中國語文》、《文史》等重要刊物發表論文七百多篇;獲省部級以上

獎項三十多項，其中有首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優秀成果三等獎 1 項，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一等獎 2 項、二等獎 2 項、三等獎 2 項，中國社科院青年語言學家獎一等獎 2 項、二等獎 2 項，中國社科院胡繩青年學術獎 1 項，北京大學王力語言學獎三等獎 3 項，國家圖書獎提名獎 3 項，浙江省政府哲學社會科學成果一等獎 4 項，獲教育部青年教師獎和中國優秀博士後榮譽稱號各 1 人次。1994 年，本所和中文系古漢語教研室聯合申報的漢語史（含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被評為浙江省重點學科；2000 年、2004 年，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繼續被評為浙江省重點學科；1999 年 12 月，本所部分教師參與組建的漢語史研究中心被評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本所融文史兩大學科的研究力量於一體，注重以語言文字研究為基礎的傳統文化研究，呈現出專精和博大的治學特色。其中在許多研究領域，如三禮經學研究、楚辭學研究、職官科舉制度研究、朱熹研究、敦煌學研究、中古漢語研究，都處在海內外研究的前列。

為了紀念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本所學術委員會決定編選一本紀念文集，並編輯一套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前者已由中華書局在 2003 年出版。現在呈獻給讀者的是叢書系列。這些著作的作者都是本所的專任教師，他們中既有久享盛譽的老前輩，也有成就卓著的中年學者，還有已在儕輩中嶄露頭角的學術新銳。本叢書的出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展示本所的研究實力和本所二十年走過的歷史軌迹，也是對本所二十年來所取得的成績的一次檢閱。

此時此刻，我們深深懷念本所的創始人姜亮夫先生以及劉操南先生、郭在貽先生，並向為本所的創立和發展作出貢獻

的已經離退休的和已經調離本所的老師表示深深的敬意，向長期以來一直關心、支持本所建設的各級領導——尤其是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的領導和學界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謝。中華書局是與我所聯繫十分密切的在海內外享有盛譽的出版機構，這次又慨然承諾本叢書的出版，謹此也表示我們誠摯的敬意和謝意。

榮譽已經屬於過去，新的業績有待於來者。我們兩個這幾年主持所務的晚輩，面對老一輩開創的基業，心裏總是感到沉甸甸的。但我們相信，有各級領導的支持，有全所師生的共同努力，浙江大學古籍所一定會有一個更輝煌的未來。

張涌泉 王雲路
乙酉年歲末於杭州

目 錄

《四庫全書總目》版本考辨	1
關於《四庫全書總目》的定名及其最早的刻本	32
《四庫全書總目》殿本刊竣年月考實	51
文瀾閣《四庫全書總目》殘卷之文獻價值	62
《四庫全書總目·校記》平議	72
《四庫全書總目》傳播史上的一段公案	
——從傳以禮的《跋》談起	83
《四庫提要補正》叙例	90
四庫提要補正九則	92
《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作者非岳珂辨	107
《四庫全書總目·韓魏公別錄提要》補正	123
天一閣與《四庫全書》	
——論天一閣進呈本之文獻價值	131
四庫提要諸本分析	
——以《四庫全書總目》本爲優	147
《楚辭集解》書錄解題	174
《楚辭》版本源流考索	183
楚辭校勘文獻目錄	195
大阪大學藏楚辭類稿本、稀見本經眼錄	212
《“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楚辭類》補正	226

《楚辭補注》汲古閣刻本及其衍生諸本 ——竹治貞夫等四家誤判辨析	236
《楚辭學文庫》前言	249
《楚辭集校集釋》例言	255
《楚辭書目五種續編》編寫說明	258
《楚辭書錄解題》弁言	260
《楚辭書錄解題》後記	261
十世紀以前的楚辭傳播	269
從手寫到刊版	307
從活版到影印	324
唐五代之刊版印書	336
浙江的刻書與藏書	360
《從甲骨文到口袋圖書館》質疑	369
版本釋名	378
善本釋名	395
論版本及其在文獻學中的基石地位	419
嵇康的生平事迹及《嵇康集》的傳播源流	435
《樂律全書》考	453
《煊書》版本述略	468
《章太炎全集·春秋左氏疑義答問》校點後記	475
開卷未必有益	477
姜先生《國學叢考》前言	482
《〈漢書·藝文志〉輯論》序	489
後 記	493

《四庫全書總目》版本考辨

《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在四部、四十四類、六十五子目構成的框架中，包容着一〇二五四種圖書提要，綱舉目張，秩然不紊，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代表了我國古典目錄學的最高成就。成書迄今二百年，傳世近二十個版本，分別源自浙本、殿本，互有異同。歷來研究者往往把兩個系統混淆，硬說浙本翻刻殿本。本文擬對《總目》的版本進行綜合清理。

一 知見傳本考錄

(一) 乾隆四十七至五十三年間紀昀、陸錫熊、張義年等修訂稿本

上海圖書館藏，二十四冊，殘存一百二十三卷：一、三、六、一一至一四、一六、一九、二〇、二二至二五、二七、二八、三二、三四至三八、四〇至四四、五四至五六、六二至七二、七四至七七、九一、九三至一〇九、一一一、一一三、一一五、一一六、一一八、一一九、一二一至一二三、一三五至一三七、一三九至一四二、一四六至一五八、一六〇、一六一、一六三、一六

四、一六六、一六八、一七〇至一七六、一七八、一八〇至一八六、一八九至一九三、一九五、一九八至二〇〇。

卷端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書口亦載之),工楷眷寫,字體不一,當爲數人所抄(下稱底本),統一格紙,每半葉九行,每行二十字不等。卷首鈐“貞壽堂邵氏所藏”朱文長方印記。行間多四庫纂修官刪改添補筆迹,或墨筆,或朱筆,亦非出一人之手(下稱修訂稿)。其間有紀昀修改的法家類小序、孝經類按語和《提要》數十篇。如底本“小字錄一卷補錄六卷”提要,紀氏作了較大修改;底本提要於乾隆四十七年十月錄在文溯閣庫書《小字錄》卷前(稍有改動,刪“補錄六卷”);紀氏修訂稿經進一步改動(略易數字,刪“捕錄六卷”)之後,錄入《總目》定稿本(傳世文瀾閣原抄本《總目》、浙江翻刻本、武英殿刻本皆同)。陸錫熊附紙重擬的“辨言一卷”提要,紀昀朱筆批“依此本改”;底本提要於乾隆四十五年全文錄在文溯閣庫書《辨言》卷前;陸氏重擬稿被採入《總目》定稿本(文瀾閣原抄本《總目》、浙本、殿本皆載之)。張義年附紙重擬《東南紀聞》提要,紀氏無批,未被採納;又重擬《金管集》提要,紀氏批注“補春及堂集之前”,稿被採用,但仍置《春及堂》諸條之後。更多的筆記難以辨認,不知出誰手。如“幾何論約七卷”提要,底本被大量刪改,評估迥殊,修訂稿於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被全文錄於文溯閣庫書《幾何論約》卷前,《總目》定稿本亦採用,見存文瀾閣原抄本《總目》,浙本、殿本俱載之。數十篇提要以墨筆大批“刪”、“去”、“毀”、“燒毀”等字樣,大多爲史部、集部存目的萬曆以後至清初人著述,《總目》定稿本概不收錄,且有二十餘種不見於孫殿起《清代禁毀書目》著錄。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總目》稿本十三卷(卷五〇至五三,八

一至八七，八九至九〇）；遼寧省圖書館藏稿本一卷（卷一〇三）。此兩種與上海館藏本似是同一部而散開者。

（二）文溯閣寫本

天津市圖書館藏。存一百四十三卷：一至二三、三五、三六、三八至四一、四四至四七、五〇至八〇、八二至九〇、一一七、一一八、一二四至一二九、一三六、一三七、一四六至一五一、一五六至一七四、一七七至二〇〇。鈐“文溯閣寶”朱文方印，內容跟文瀾閣寫本相同。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十二日，陸錫熊率隊赴盛京校文溯閣庫書兩月餘，返京時帶回多部“改繕”。其中有《總目》一部，至嘉慶年間仍未歸閣（《盛京舊檔》）。或因已經向文溯閣頒發武英殿刊本《總目》，遂將原繕本、改繕本一併棄置北京。1977年7月28日由故宮博物院撥付天津市人民圖書館^①。

（三）文津閣寫本

北京圖書館藏。二百卷，無卷首。首鈐“文津閣寶”，尾鈐“太上皇帝之寶”、“避暑山莊”諸印，朱文。提要內容極簡括，為界於《總目》與《簡明目錄》中間之作品。

^① 《故宮檔案·故宮博物院撥交天津市圖書館書籍清冊》（1977年7月28日）。

(四)文瀾閣寫本

浙江圖書館藏。存二十七卷：六四、六五，六九、七〇、七一、七八、七九、八〇、一二五、一四〇、一四八至一五三、一五六、一五七、一六二至一六五、一八三、一八五、一八六，一九五、一九六。餘卷光緒間丁丙補抄。

原寫本爲絹面包背裝；封面簽題“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總目卷一百四十八”，經、史、子三部款式相同；扉頁貼黃：“詳校官內閣中書臣呂光復”；每冊首鈐“古稀天子之寶”（白文），冊尾鈐“乾隆御覽之寶”（朱文）；底頁署“總校官編修臣彭元琬 檢討臣徐鑑 校對生員臣胡紀勳”；每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紅格雙邊，太史連紙，白口，單魚尾（尾上寫“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尾下寫卷次、頁碼）。

從絹面題簽、御寶、貼黃諸項看，文瀾閣原抄本《總目》是作爲《欽定四庫全書》經、史、子、集四部的組成部分，跟庫書一起頒發的。考乾隆五十二年元月下令頒發南三閣書，着交兩江、兩浙“鹽政等陸續領運”；到乾隆五十九年十月，鹽政戴全德薦汪中校勘文瀾閣《四庫全書》，“其時書已陸續送閣，所未成者，不足三四千冊，案籍而稽，比揚[州]奉到之書，卷冊多有不符”^①。閣書由兩浙江南都轉鹽運司統轄全權並供給維護經費。嘉慶二十五年，杭州承辦鹽商吳恒聚等造《文瀾閣四

^① 張崑《文瀾閣四庫全書史稿》附錄一《文瀾閣四庫全書大事年表》，載《文瀾學報》第一集第54頁，民國二十四年（1935）一月浙江省立圖書館出版。

庫全書書目清冊》，著錄《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二十五冊，分隸經、史、子、集四部；《欽定四庫全書考證》一百冊，亦分隸四部；《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八冊，置全書之首。三書皆抄本，鈐“古稀天子之寶”、“乾隆御覽之寶”。這足以說明，當年《四庫全書總目》離析爲四，伴隨經、史、子、集四部庫書頒發，其絹面顏色亦因四部而異。從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九年的七年間，閣書頒發三萬二千冊，平均每年五千冊左右，據此進度測算，集部之書至遲在乾隆五十八年已開始發閣，就是說，四庫館抄寫《總目》全本在乾隆五十八年已入閣庋藏。次年，浙江布政使謝啓昆等“請於巡撫兼署鹽政臣吉慶，恭發文瀾閣藏本，校刊以惠士人”^①，這就是在《總目》傳播史上發生重大影響的浙江刻本。

（五）乾隆五十九至六十年浙江布政使謝啓昆等刻本

浙江圖書館藏本。二百卷卷首一卷，一百冊。扉頁鏤“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次“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首”（聖諭三十三葉，表文十四葉，職名二十二葉）；次“欽定四庫全書卷首”（凡例十三葉）；次“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門目三十五葉）。卷端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先《經部總叙》，次《易類小叙》，次入《提要》。每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左右雙邊，白口（上鏤“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中鏤×部×類，下爲頁碼）。

^① 卷末附阮元《恭紀》一篇，又見於《擘經室二集》卷八，題《浙江刻四庫全書提要跋》。

鈐“陳繩齋所讀書”、“陳昌治印”、“字曰君理”、“蘿門別業”諸印記，自首至尾朱筆斷句，蓋陳昌治（繩齋）所爲也。浙刻本有初印、續印之別，最明顯的標識是卷三《郭氏傳家易說》十一卷，初印本誤作“家傳”，續印時挖改之。浙館所藏爲太史連紙續印本。“俞琰”改刻“俞琬”，“琬琰集”改刻“琬炎集”，避皇太子（顯琰）名諱。

浙刻的底本爲文瀾閣《四庫全書》中分隸經、史、子、集四部之寫本《總目》一百二十五冊。原抄本今尚存二十七卷，與刻本對校，皆吻合，唯行款稍異。抄本每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刻本每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其中，卷八十九第十六、十七兩葉爲八行。

（六）乾隆五十七年後四庫全書纂修館修訂稿本

北京圖書館藏本，存六十三卷：一、二、四、五、九、一五、一七至二二、二五、二九、三八至四一、四五至四七、五一、五二、五六至七三、七六、一一七、一二六至一二九、一四一、一四二、一五〇、一五六至一五九、一六五、一六六、一七三、一七五至一七七、一八六、一八七、一九七。

首尾並無鈐印。行間多修改字迹，如：卷四十六《遼史》提要，底本中“石刻今尚在古爾板蘇巴爾漢”一句被鈎去，於其旁改添爲“石刻今尚在興中故城（今名古爾板蘇巴爾漢，譯言三塔也）”。卷一六五《四明文獻集》提要“蓋拮拾殘賸，非其真矣”，改“真”爲“舊”；《晞髮集》提要“而節概亦卓然可觀”，改“可觀”爲“可傳”等等。底本跟文瀾閣寫本相同，修訂部分則跟後出之

武英殿刊本相同。此修訂稿實係武英殿刊《總目》之底本也。

(七) 乾隆六十年武英殿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本，二百卷卷首四卷，一百二十冊。封面題簽：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部卷×。卷首四卷：一聖諭，二進表、職名，三凡例，四門目。卷端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次行縮進一格“經部總叙”，三行縮二格為叙文（計二十六行），次提行縮一格“經部一”，次縮二格“易類一”，次縮三格為易類小序，次頂格題“子夏易傳十一卷”，次縮進二格入《提要》正文。遇努爾哈赤（太祖）至胤禎（世宗）廟諱或出其“御定”者，皆提行，版框突出一格。每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四周雙邊，白口，單魚尾，版口鐫書名、卷數、部類、頁碼，有橫綫。殿本與浙本最易識別的標志是卷首析為四卷，“琰”字挖改作“珍”，浙本改作“琬”或“炎”，避皇太子名諱。

(八) 同治七年（1868）廣東書局重刊浙本

姜亮夫師藏本，二百卷卷首一卷，一百十二冊，白連紙精印。封面簽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首聖諭 表文 職名 凡例”，扉頁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同治七年廣東書局用揚州本重刊”。開卷為“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含聖諭、表文、職名、凡例等，頁碼各自起訖，書口刊“卷首”二字；次為“門目”；卷端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先經部總叙，次易類小叙，次入提要。每半葉九行，每行二十一字，左右雙邊，白口，版式與浙本同。每卷末載初校、覆校人姓名，全書之末隔二行

鏤“廣東省城富文齋、萃文堂、聚珍堂承刊”。末附阮元《恭紀》（即《浙江刻〈四庫全書總目〉跋》）。

浙江圖書館藏本，一百二十冊，牌記改為“同治七年廣東書局重刊”（刪“用揚州本”四字），扉頁上鈐“御賜敦彝牖慧”龍印，右下鈐“粵東居稽書莊督造書籍”，居稽書莊當為承印者之一。又一部為鎔經鑄史齋印本。

經過對校，廣東書局據浙本重刊，所謂“用揚州本重刊”者，“殆因書尾《恭紀》之文，誤認為阮刻耳”^①。重刊時嘗作校勘，據殿本校改了數百處文字、卷數等訛誤，但殿本與浙本重大相異處皆不採入，可謂源出浙本，不離其宗；精校慎改，後來居上。初印用白連紙，版面清晰大方，與浙本近似；後來多次印制，紙粗墨劣，裝訂中且有錯葉。如：粵東居稽書莊督造本，誤將卷八十九第十八葉與卷九十第十八葉互相錯位；廣州鎔經鑄史齋印本則將卷八十九第十七葉與卷九十第十七葉互相錯位等。這類失誤，一直影響到後來的石印本。

浙江圖書館藏又一部，張宗祥先生校注，凡《總目》著錄與文瀾閣四庫全書內書名、卷數、著者、底本相異之處，皆一一注出；又文瀾閣庫書有原抄、補抄之別，補抄又有丁抄、錢抄、張抄之分，亦皆注出。前有題識，述及補抄閣書史實。又，北京圖書館藏李文田批注本。

（九）光緒十四年（1888）上海漱六山莊石印本

杭州大學藏本，二百卷卷首一卷，二十四冊（附《四庫未收

① 清光緒二十五年廣雅書局刊《四庫全書總目》附刻傳以禮跋。